



宗师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普朗特 (Ludwig Prandt) 收下母亲后,列了个听课名单,全是哥廷根大学的知名教授。母亲接过名单后一言不发,精心准备,从流体的 W教授听起。

她早早来到教室,坐在第一排,认真听讲、记笔记,下课就离开。

几堂课下来,W教授注意到了这位东方小姐,心中充满疑惑,不时看她一眼,分明是问:你是谁?为什么来听我的课?你能听懂吗?

又一堂课后,母亲刚站起来准备离开,W教授叫住了她:“对不起,小姐,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?”“这不是 206 教室吗?”“是的。”西方人的教养使得他没有再问下去,生怕由于自己的猜测冒犯了女性。又过了几堂课,W教授见母亲仍然如此,实在忍不住了:“小姐,你确定是来听我的课吗?”“是的,W教授。”听到肯定回答后,W教授小心地追问了一句:“我的课你能听懂吗?”母亲微微一笑:“教

授,您的课讲得很好,将我过去学过的知识重新梳理了一遍,真的是获益匪浅!”W教授这才明白母亲早已掌握了这些知识。他不禁好奇心骤起:“为什么还来听呢?”“我的教授指定我来的。”“你的教授是谁呀?”“普朗特。”W教授听到普朗特的名字时大为惊讶,连连说:“他又收学生了?哎呀,那,我的课对你来说太浅了,太浅了。”

从那以后,W教授对母亲多了几分尊敬,讲着讲着有时还会问她,我没讲错吧?

这段故事,我们姐弟俩从小就通过父亲的讲述耳熟能详。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普朗特教授产生了浓厚兴趣,曾缠着母亲问普朗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也许因我们尚小,更可能是当时的气氛令母亲不愿谈及她在海外留学的经历,我们对普朗特知之甚少,依稀中只知道他的名气很大。

没想到二十年后我却亲眼见证了普朗特的威力。

话要从父亲说起。父亲 1946

年回国前,曾在瑞士 Scher-Weiss公司(彼时为 BBC,上世纪末被瑞典 ABB公司兼并)担任理论设计工程师。决定回国时,公司颇为不情愿,要他推荐继任者才同意放行。父亲遂介绍钟朗璇(交大本科,清华 1936 年美庚款生)接替自己的工作。钟朗璇不负众望,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,升至公司总工程师。而此时的 BBC 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蒸汽轮机制造商,能生产当时世界领先的 60 万千瓦蒸汽轮机。

此时,哈尔滨汽轮机厂正为生产 30 万千瓦蒸汽轮机攻关,遇到很多技术难题。在该厂工作的清华电机系毕业生向母校求援。父亲获悉情况后,想起了钟朗璇,遂写信向他求助。钟当即回国,与父亲接洽后做出了安排。当时中国还处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中,BBC 不能直接派人去哈汽,就以与清华交流的名义,派了两位高级工程师来华,曲线帮助哈汽解决了问题。赴哈完成任

务后，二位回到北京向父亲辞行，约了晚饭，父母带我一同前往他们下榻的友谊宾馆。

宾主围圆桌坐定。父亲系主客，居中，两位工程师一边一位，我暂且称他们为A、B吧。B的右手是母亲，然后是我。瑞士人分德语区和法语区，这二位都是生长于德语区，席间与父亲用德语热烈交谈。出于礼貌，B也不时用英语和母亲交谈几句。父亲意识到了B的良苦用心，告诉他们母亲会德语。两位略感意外，换成德语试探着和母亲交流。

这一交流，两位瑞士高工大为惊讶。母亲不但德语流利、纯正，而且技术上也懂行。

便问母亲是在哪里学得如此学识？父亲这才想起介绍，忙说：她是普朗特的学生！

两人就像是触了电，腾的一下同时站起来，A几步过来一把抓住母亲的手，B也转过身来和母亲握手。这还不算，握完了手，A示意和我换位子，两人一左一右将母亲夹在中间，这顿晚宴的主客立即换成母亲了。

我在一旁看傻了，怎么变得这么快？就是因为是普朗特的学生？

得知眼前的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弟子张陆秀珍时，他们连连称奇，说早就听说过普朗特教授晚年收过一位东方女学生，一直不知详情，今天能在这里相遇实在是三生有幸。

读者必然会问，陆士嘉怎

么又成了张陆秀珍呢？

原来，母亲本叫陆秀珍，上中学时觉得这个名字太俗气，自己改为士嘉，意思是要成为最好的战士。出国了，护照上却仍是陆秀珍。所以，在普朗特的学生名单中，查不到陆士嘉，只有陆秀珍，前面还冠以夫姓，叫张陆秀珍。

这顿饭持续了很久。饭毕，A又提出，可不可以等他去楼上取相机？照相时，两位簇拥着母亲，毕恭毕敬。直到我们上了车，还隔着车窗拼命向母亲摆手，不停地重复：幸会幸会！

父亲在车上乐呵呵地对我说，我早告诉你们你妈比我厉害，这下见识了吧？她在欧洲学术界比我有影响。我将信将疑。

但，父亲的话绝非虚言。

普朗特于1953年逝世。为纪念他对力学的巨大贡献，从1957年起，德国宇航学会（DGLR）和应用数学力学学会（GAMM）在每年一届的应用力学和数学年会（Jahrstagung）上，都邀请一位国际著名的力学家作纪念普朗特的报告，其中许多是普朗特的学生和同事。这样的报告到2009年时，已进行了52次。时间之长、数量之多史无前例。

普朗特的传人，每年都要出一本论文集，把他们这一年的最新成果编辑成册。几十年下来，成为空气动力学界的权威著作，因此普朗特传人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。母亲是普朗特的嫡传弟子，难怪

这两位瑞士高工如此礼待母亲。

在我国，据我所知，除了母亲外，普朗特传人还有钱学森、钱伟长、郭永怀、庄逢甘、张涵信、崔尔杰等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普朗特充满了梦一般的崇拜，期待有一天和母亲静下来好好聊聊她的老师。熟料，自己早早出国，母亲又走得匆匆，这场原计划的聊天终成憾事。

父母离世后，我赎罪般地寻找父母的记录。季羨林是父母留学德国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，在他的留德日记中到处都是父母的踪影。《留德十年》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，是描写大轰炸后的一个上午：

……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，弯腰屈背，仔细看什么。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，不像是扫玻璃的。走到跟前，我才认清，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，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。我赶紧喊了一声：“早安，教授先生！”他抬头看到我，也说了声：“早安！”他告诉我，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，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。他嘴里自言自语：“这真是难得的机会！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。”我陡然一惊，离开又肃然起敬。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这就是普朗特，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！